

2021年阿拉斯加之旅 (上)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独立节前，北美大地，烈日炎炎，骄阳似火。阿拉斯加的夏天则凉爽宜人。打完疫苗后，不愿久困家中，总想出去转转。然出国旅行，尚有诸多不便。于是，便再次来到心向往之的阿拉斯加。

费尔班德斯

我们这次阿拉斯加之旅的第一站是北部最大城市费尔班德斯（Fairbanks）。夏天的阿拉斯加风光旖旎，郁郁葱葱，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绿。斑斓的群山褪去裹在身上的冰雪戎装，显得婀娜多姿。在机场拿到事先租好的车后，前往下榻的旅馆，已近午夜，天却没有要黑下来的意思，太阳还在天空高挂。街上车辆稀少，店铺大多打烊，费尔班德斯的街景，一如几年前一样，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费尔班德斯是看极光的好地方。几年前，我专程来这里看极光，并顺便去了一趟北极圈。本来想一直开到北冰洋，无奈半路遇到爆胎，只好在未见到北冰洋之前返回费尔班克斯。因此，一想起费尔班德斯，便想起那次未达目的的旅行。夏天来这里，一派别样风光。

来费尔班德斯，一定要看看坐落在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北方极地博物馆。时值暑假，校园内见不到什么学生，显得很安静。一进校园，便能见到那枚直指苍穹的火箭模型，把校园衬托得科技感十足。虽说地处荒蛮之地，但这所大学却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及上万名在校学生。徜徉在校园里，你能真切地感觉到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强国的地位都是长期积累起来而绝非一蹴而就的。

北方极地博物馆在校园里鹤立鸡群，外形夺人眼球，造型极具现代感。洁白的墙体，象征着北极地区的冰雪世界，前卫的造型，展示着这所大学在后起的北极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站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极目远眺，苍茫的林海，绵延的雪山，阿拉斯加的洪荒景象尽在眼前。

上次来时，我就参观过这个博物馆，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展出的一组猛犸象骨架、一块巨大的玉石和一头棕熊的标本。其实，馆内还有许多不同的展厅，除了一些来自北极的珍贵动物标本外，还有大量介绍北极地区地理环境及历史变迁的图片和实物，以及当地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在博物馆中盘桓，不仅可以学到很多关于阿拉斯加的地理和文化知识，也能了解一些有关阿拉斯加鲜为人知的历史。在

博物馆一个显著角落，展示着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在阿拉斯加建造的拘押日本侨民的集中营的文物和照片，我看到许多游人来到这里时都面色凝重。

为什么这个极地博物馆非把这部分内容放在这里呢？仔细想想，觉得阿拉斯加人做得对。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记得多年前，巴金先生就大力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无论如何就是建不起来。虽然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还大都在世，但文革早已变成一种模糊记忆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文革更是遥远的历史。尽管如此，文革遗风却还在许多方面毒害着人们的灵魂。更有甚者，最近还出现过把文革从历史教科书中的“十年浩劫”改成“艰辛探索”的事情。如此健忘的民族，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淘金是阿拉斯加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费尔班克斯在阿拉斯加淘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来到这座因淘金潮而兴起的城市，哪能不体验一下淘金之乐呢？

离开费尔班克斯前往德纳利国家公园前，我们来到一个叫做黄金女儿（Gold Daughters）的金矿小屋，体验一把淘金之乐。买了门票后，每人分到一袋沙子和一个黑色的塑料淘金盘子，一个漂亮姑娘把我们领到为淘金而建的专用水池旁亲自示范，但见一盘沙子在她手中三晃两晃，一会儿功夫就都被倒进水里，十数粒金沙灿然留在黑色盘子的中央，金光闪闪。看起来，这淘金也忒容易啦！一千人看得眼珠子放光，当下有人就吵吵着不是以后改行来阿拉斯加淘金。经过一阵快乐的忙乎，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少则四、五粒，多则十几粒，当了一回“名副其实”的淘金者。临走，女儿把淘来的金粒儿聚在一起，买了个项链，把淘来的金粒儿挂在脖子上，显得特有成就感。

德纳利国家公园

来阿拉斯加，德纳利国家公园当然是不能错过的。这不仅因为德纳利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公园内的德纳利山还是北美的最高峰。德纳利山，当地印地安语是“大家伙”的意思。这座主峰海拔6914米的雪山之所以特别吸引人不仅仅因为它的身高，更由于它那难得一见令人着迷的身影。阿拉斯加人原来称这座山为德纳利，但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却被称为麦金利山，名字取自美国前总统威廉·

麦金利。其实，麦总统本人并没来过这座山，他本人和这座山没什么关系。

说到德纳利山被改名的事，有这么一段故事。那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场是否实行金本位制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德纳利山被改称为麦金利山。

1896年，主张坚持金本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长麦金利和主张银本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在选战中就货币政策的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阿拉斯加德纳利山根底下，一帮淘金者饭后也在议论选举。这些人中，有的倾向于金本位，有的则倾向于银本位。其中有个普林斯顿毕业的淘金者叫威廉·迪凯（William Dickey），是个铁杆金本位支持者。为了金本位还是银本位，跟自己的同伴争得脸红脖子粗。

从阿拉斯加回来后，威廉·迪凯在报纸上撰写阿拉斯加淘金探险之旅，在描述他见到的德纳利山的时候，特意把这座北美最高山称作“麦金利山”，以表示他对麦金利的支持。当年年底，麦金利战胜布莱恩当选总统。不久，这座名山就被政府正式命名为“麦金利山”了。但是，阿拉斯加人始终还坚持称其为德纳利山。后来，阿拉斯加人在国会多次提出议案，要求恢复德纳利山的原名，直到2015年8月30日，美国内政部才发文正式将此山恢复原名。

经过一年多的在家禁足，今年夏天美国各地预计出现的报复性旅游在阿拉斯加也得到印证。到达德纳利度假村时，正赶上饭点儿。我们入住之后，便来到服务区的餐厅，但见等着吃饭的人或坐在餐厅外面欣赏露天演唱，或在周边的商店消磨时间。一问服务员，轮到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

趁着这段等候的时间，我们沿着步道在度假村闲逛。这个度假村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颇有规模。一头麋鹿在庭院中安然地吃草，几只黑色的鸟在树梢上观望。当奔流的水声盖过漂浮在空中的音乐时，我们已来到后院的河畔。河水湍急，带着泥浆的颜色，撞击着河畔的巨石和倒在水中的枯树，对岸的山峰树木繁茂，绿意盎然，山顶覆盖着的白雪，使山峰看起来像斑马的脊背。忽然，两只橘红色的橡皮艇，顺流而下，橡皮艇上的人，大呼小叫着随波逐流，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给空旷的山谷留下一片欢乐。

铺满鹅卵石的河岸，既有流水潺潺，

也有奔腾激越。这里的鹅卵石，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斑驳陆离，为原生态的山水凭添色彩。我捡了几块，觉得都好，最终还是只选了一块，留作纪念。

第二天一大早，公园的巴士到度假村接上我们，开始了进园游山的一天行程。和我们上次游园行程一样，还是“冻土之旅”，一样的巴士，一样的行程。与上次细雨霏霏不同的是，今天的天气真好，蓝天白云，碧空如洗。一路上不时能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司机照例会及时停车来让游人拍照。也许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路上的野生动物明显比上次来时多了。疯狂的人类早已把野生动物挤兑得无立锥之地，只是由于这次疫情，人类的活动受到限制，才使野生动物有了喘息之机。但愿这些野生动物们的生活能够逐渐回到正常轨道。

车走走停停，午餐后，车便来到德纳利山跟前，但见这座雪山岿然屹立，圣洁无瑕，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雍容华贵。上次来时，雾雨蒙蒙，连德纳利山的影子都没见到。今天终于见到这座山的真容，真是天遂人愿。站在观景台上看德纳利山，比在大本营看珠峰的角度更好，山峰的全貌一览无遗。

离德纳利国家公园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小镇陶基那（Talkeetna）已成为当今的网红，因为它是通往德纳利国家公园的门户。天空晴朗时，站在小镇的河边能清楚地看到远处的德纳利山。在十九世纪末的淘金潮中，这里也是淘金者聚集的地方。一部分人在此定居，才慢慢形成小镇。现在的小镇大约有700多居民，但慕名而来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陶基那号称飞天小镇，这是因为乘飞机从空中俯瞰阿拉斯加山脉的冰川和德纳利山，以及乘机降落在山脉中的冰川上行走等活动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我们虽然没有预定参加这些活动，但还是乐意到此看看小镇的风貌。镇上只有几条街，隐藏在密林之中，苍松翠柏，绿得勾人心魄。几家小饭店、小酒吧和礼品店，打扮得花枝招展，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摆在门前，装点着门面。无论店大店小，都还有人懒洋洋地照顾着生意，显得特别悠闲。褪去平日的寒冷与严酷，这种脱离了现代文明的生活节奏，很有情调，令人羡慕。

(下接第B3版 →)